兩漢筆記

二

秦舊此蕭相國定律之罪也文帝即位而首除之知所先務矣又明年盜高廟玉環而乃不勝其怒欲致之族抑何歟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皇后清河觀津人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吕氏大事也於

外府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典絲典枲莫不有會非冢宰乃爾肎肎不憚煩也經邦大務正在理財理財與聚斂異後世言理財者止於聚斂而論者遂以錢穀之問不至廟堂爲得體是大不然用之無節取之無藝邦計日匱民力日屈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豈徒一治粟內史之守而已哉臯陶士也而相禹蘇忿生司寇也而爲三公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刑典其一也歲終則受百官府之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

曽不若勃謝不知之爲愈也且惠帝六年平始爲左丞相明年帝崩太后臨朝以阿意而右遷兩立少帝皆非劉氏諸吕用事海内大亂天妖地怪無所不有漢祚中絶螫螫八年平葢無日而不居相位也太后殁而誅諸吕事殆出於天幸文帝即位平且以功不如勃遜之矣今纔數月而自陳相業有如此寧不厚愧矣哉

吴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

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曾無一語及於教化豈固若是而遂足以爲邦歟曰不然雍也可使南面則許之漆雕開自未能信則說之孔子斯言爲顏氏子而發也使道德不足以仁民教化不足以善俗則舞韶箾奏桑林而遂謂

治天下莫先於刑家而刑家之道莫嚴於謹微古者
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
理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皆屬於冢宰而三
夫人之於后則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豈孽妾上僭相與爲淫亂者哉後世不以德選而惟
愛欲之是寵瀆情踰分敗禮亂倫以至骨肉相仇身
膏白刃四國交亂九廟爲墟蓋不特一人亂之禍而

朝廷以言爲諱非宗社之福也且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使有可議安能禁人之言雖禁亦何益哉上無諱過之名下有敢言之氣明白洞達有聞即改呼吸開利脉絡貫通天下烏有不治者秦爲無道切切然畏人之議已於是嚴誹謗訞言之法而偶語者且棄市此非特其君之罪也往往姦臣誤國惟恐其過上聞是以鉗天下之口以塗一人之耳目譬猶市井小兒欲人之不見也而自掩其兩眼良可憫笑及至其

不可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入相出將奚所擇哉漢
之太尉司馬職也用爲丞相猶有古人文武不分之
意然而人物則大不同矣絳灌之儔拔城陷陣從高
帝起草萊定天下賞之則可貴之則可使之掌兵柄
則可冢宰之職豈其任也高帝垂殁謂勃可令爲太
尉文帝即位陳平乃以右丞相遜之嗚呼冢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豈武夫健將賞功之具也
哉平也既知宰相上佐天子如是其重大而以之遜

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后封長爲
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
患而心怨辟陽侯以爲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
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
寛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
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
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
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

虛東牟與二三大臣共起而誅諸呂定劉氏則漢之為漢今何如也帝自藩邸入繼大統然已寒之灰續垂亡之脉尾大之禍未見而宗彊之助方新後雖有濟北淮南之釁而興居發於失職奪功旋即敗死厲王長者當時之論往往咎在不爲置嚴傅相驕蹇弗度以至於是然亦事覺即廢徙無能爲皆非由地大也賈生年少痛哭而言於帝之心宜未盡合自七國叛其禍方著天下無異姓彊大之憂而所可慮者獨

是故賈誼斯言可詔萬世但不知所謂正人者何人道術者何道諭教者何教耳去聖逾遠異端滋熾當時學者不入於黃老即入於申韓爲申韓者道申韓爲黃老者道黃老各守其說自以爲是文帝賢君也誼之言猶在耳也未幾鼂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首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而其說乃在乎知術數錯申韓者也其以刑名之書爲聖人之術固也文帝豈以錯爲不正而用之錯亦豈以其學爲不正而言之

乎是則尤可畏也後世縉紳之論未嘗不曰人主者
帝王之學非儒生章句文墨之謂是固然矣抑嘗真
知帝王之學安所用其力乎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也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者
禹也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者湯也曰於緝熙敬止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文
王也抑亦於此深求其旨而得其所謂學矣乎不然
是謾語也是具文也發踪指迷未見端的使有志於

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免罪

賞罰者人主之操柄而非人主所得私也天也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是故古之聖王官以崇德所以使爲善者勸刑以抵罪所以使爲惡者懲爲善者勸則天下莫不樂於爲君子

父母令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畫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文帝之除肉刑是矣古聖用之然且非歟曰不然治古之世有井田以爲養有學校以爲教有比閭族黨以爲居有冠婚喪祭以爲禮凡所以善人心厚風俗

奔風俗敗壞無禮無義以妄爲常不剛者扶力彊者搏紛紛籍籍與禽獸無異上之人不思所以致此者何由凡古人假之以弼教降典哀矜惻怛而不忍者一切假之爲勝民之具矣是故刑辟愈繁而姦愈不可止夫如是而以肉刑爲重肉刑其果重乎文帝謂教未施而刑已加良可敬服雖然此事殆未易輕於置論愚是以於肉刑之除感世變之非古而爲之重歎也

臨以惟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其令天下吏民令
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
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
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
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此天下之通喪也

纔七日且即位四年而作顧成廟又預治霸陵皆不典此由在廷之臣無知禮者是以舛繆若此故雖短喪亦不以爲異也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崩年四十六

景帝

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晁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

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
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内史錯上曰錯
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穴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
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
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

此有以見景帝習於晁錯之術數而不正大也申屠
嘉爲丞相首折小臣之無禮文帝雖極寵幸檄召而
不敢庇度已困通而始召之此其氣象儼然如泰山

喬嶽使朝廷之體增重景帝即位所宜敬禮而委心焉設使有罪當罷即罷耳奈何偏徇所愛遂虛置於無用使錯穿廟垣以便其私固已不正大之甚逆知丞相之欲罪之也錯夜入謁私相為謀而且以身當之此何為者哉皆由平時術數習熟機變以為巧比周以為私竟使先朝重臣飲恨而死是可歎也因觀文帝十五年錯請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奇其材而不盡聽必有見於錯者矣景帝

一即位而前日之不聽者盡用無餘茲固景之不如
文遠甚而錯小器亦速死之道也夫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
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
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五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
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
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
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

馬迎梁王於闕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
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
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宮官無異　前三年冬十
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
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
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此益驕

又前六年賈誼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固的論矣十一年梁王揖薨則請爲王立後大益梁睢陽地使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帝從誼計遂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是何誼言之自背也夫梁淮陽固文帝子也今日之梁淮陽即前日之齊趙吳楚今日而使其力足以扞禁寗保他日之不齊趙吳楚也耶當時諸侯王固患在彊大誼之爲計固主於分其地弱其勢也縱未能

遂行之抑損之制正當自帝子始以示天下至公一旦有所施爲舉無得而辭於我矣奈何復大封其子以之抗制諸國而能使之恬然不我怨者況諸侯王錯列宇內又豈一梁王所能藩扞之乎天下者高帝之天下又皆高帝之孫子所親者日寵之所踈者日削之七國之變未必不有激於此也景帝三年梁王來朝帝從容宴飲有相傳之一語王以此益驕中二年遂求爲漢嗣殺袁盎賴田叔得不死人皆咎帝一

兆日益以著賈誼請分之而帝不聽鼂錯請削之而
帝不忍此其斃雖若寬縱以養禍然未能害其能容
也景帝即位推恩於同姓威刑不燿而德澤日加使
之有慼而無怨可懷而不可怒然後取誼之策裂土
地而侯封之不然者削之不服者誅之內之不失骨
肉之親外不廢國家之法夫誰曰不可安有嗣服未幾
吾先帝之所優容而不忍者捃摭往事一切行之頓
舉驟發不少遷緩使諸國合為一怨仇然相向若蝟

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
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
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
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既聞上下
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
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
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
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

得不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文帝之遺其後嗣者相則有申屠嘉將則有周亞夫兩人剛方不撓有氣節使之輔少主必有可觀而皆以憤悶嘔血死甚可爲景帝惜也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其於細柳得之審矣而卒定七國之亂豈負文帝知人之明哉栗太子之廢而固爭之大臣職也而帝遂疏之其辨侯王信之非約諫侯徐盧等之非所以勸後皆至論也而帝